

近日，鄞州区司法局联合调解中心来了两拨人，进门前，双方一直骂骂咧咧，互相争执，工作人员见状，急忙将他们分别请进不同的调解室。

求婚现场，女友要求上交所有密码



“她竟然让我把自己的微信、QQ、微博、人人网以及我个人邮箱的密码都告诉她。”27岁的小李说，自己辛辛苦苦策划了一场求婚，女友却在求婚现场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小李诉苦道，女友说只有密码都告诉她，才是真的爱她，“不给她，难道就不是真的爱她了？再说了，我还能有点个人空间吗？”

“密码”纷争

一场浪漫求婚被女友泼了冷水

27岁的小李经人介绍认识了目前的女友小宋。近日，小李专门招呼好朋友过来帮忙，他准备向相恋一年多的女友小宋求婚。他做了一桌子小宋爱吃的菜，还特意用玫瑰花摆了一个大大的爱心，爱心最中央是一枚钻戒。

两人坐下没多久，小李就向小宋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希望她能接受自己的求婚。“就在这个时候，她说要答应我的求婚可以，但前提是要我上交QQ、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密码。”

听到这个要求，小李当场愣住了，而小宋则告诉他，既然即将成为一家人，就不要分彼此了，应该什么事情都是透明的，要求小李如实上交密码。

“当时我就不乐意了。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都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我认为她是无事生非，她认为我不是真的爱

她。”小李说，一场浪漫的求婚，却被女友的要求泼了盆冷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纠结：真爱是否要用上交密码来衡量？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小宋的父母知道后，和小李一家理论起来，认为自己女儿提的要求并不过分。小宋父母却认为恋爱是两个年轻人的事情，长辈不该过多参与，同时他们也认为小宋要求有些过分。谁也说服不了谁，小李父母提议到鄞州区司法局联合调解中心调解。

“其实我特别喜欢她，如果对她不是真心的，我干嘛求婚呢？”小李满脸委屈，“真爱难道要靠是否上交密码来衡量吗？”小李说，自己不会做对不起女友的事，但如果真的上交密码了，“我觉得呼吸都难，觉得天天有人盯着我看。”

小宋则说，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理由的。“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喝咖啡，他没说一会就开始玩手机，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每次问他，他都说没看什么。我心里挺没安全感的。”

小宋今年26岁，很敏感。她坦言和小李在一起很开心，小李对自己也很照顾，“可他每次都看手机，让我挺心慌的，所以才想出让他上交密码的法子。”

“我不会天天盯着他，如果他要我的密码，我也会告诉他的。既然要成为一家人了，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秘密了啊。”小宋说。

调解：依赖要有度，独立也要分寸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把这对小情侣单独请到一旁，分别做起了思想工作。调解员说，婚姻首先是严肃的，应以双方感情真挚作为前提，关于交待密码情节，双方反应都过激了。女方应考虑到每个人都有个人隐私，不交

待密码并不代表男方就不是真心，男方也应充分体谅女方的心情，夫妻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彼此依赖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过度依赖。独立也要有一个分寸。”调解员最后说。

经调解，小宋认识到了要求小李上交密码不仅不是爱情的一种保障，更让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道裂痕。小李也认识到自己平时和小宋约会时玩手机带来的伤害。虽然两人都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调解中心，但小李说，他认为感情的真心与否不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衡量，上交密码的要求已经深深伤害到了他。

街头调查

多数人不愿将密码告诉对方

恋人、夫妻之间究竟该不该将自己密码告知对方？记者通过网络、随机调查等方式采访了10对情侣和8对夫妻。其中，有16.8%的男性和38.9%的女性问对方要过密码。

这次调查中，有人坦言“打死”也不交密码，也有人说只要对方交密码，自己也可以交，更有人说“宁愿上交银行卡密码，也不愿上交QQ、微信等密码。”

结婚5年的余小姐不赞同夫妻间上交密码。她表示自己从未要求丈夫交过密码，也不会让丈夫上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夫妻间要有合适的距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余小姐还说，如果夫妻间连这样的信任都没有，那家庭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和女友谈了7年恋爱的小刘则表示，他希望和女友互换密码。“恋爱中的人需要彼此监督吧，我会把自己的密码给她，也希望她能把密码给我。两个人想要走下去，那就必须要安全感。”

(据《现代金报》)

男子一审被判12年 二审无罪 申请国家赔偿258万元

“被关了400多天，虽然二审判我无罪释放，但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我12年，以前的生意伙伴都以为我是诈骗犯，不敢再和我做生意了。”日前，做林权流转的四川安县人康四平，拿着绵阳中院“无罪”的终审判决书，虽然心中稍感安慰，但他的公司已无法经营，在国外读书的女儿也因此停学。对此，康四平已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258万余元。

合同履行起纠纷被捕

2011年3月31日，康四平作为宏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签订协议，约定宏森公司在3个月内将江油市大康镇旱丰村5、6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约13000亩流转给丰达公司。同年5月7日，双方签订了委托宏森公司收购广元市旺苍县天星乡及周边松树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约10万亩的协议。

2012年1月，康四平给黄某打电话，称大康镇旱丰村因旅游规划了红线，能流转的林地只有600多亩，不够的在旺苍补。黄某说：“钱都给了那么多，没有办法只有同意。”2012年2月，康四平将旺苍县燕子乡8659亩过户到了黄某丰达公司的名下，合同金额为242余万元。在此期间，旱丰村六组610.25亩的林权转让政府批文也已下达，只需过户即可，合同金额为20余万元。

8月，康四平被江油市公安局刑拘，后被逮捕。近日，记者电话联系上黄某，他介绍，他和康四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当时我投入那么多钱，最后没有看到东西，给他打电话不接，也找不到人，只有报警了”，黄某说。

一审被判12年二审无罪

2013年6月，江油法院一审判决康四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13年11月，绵阳中院终审判决康四平无罪。绵阳中院经审理认为，康四平和黄某因江油市大康镇旱丰村林权转让代理协议履行产生纠纷后，遂口头约定以广元市旺苍县林权转让弥补损失，两份协议相互联系，又因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相近，履行和付款均存在时间上的交叉，故不能割裂单独对某一份协议的性质予以认定。此外，原审法院认定康四平骗取钱财后归其个人所有并用于偿还个人借款，以个人名义借贷他人，但对其具备非法占有主观故意的事实，没有列举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判认定康四平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证据不足。(据《成都商报》)

男子因被妻子怀疑有外遇 欲跳楼上吊证清白



阿强和阿芬都是五十上下的人，儿子小峰也已二十出头。去年7月，儿子小峰处了对象，想着处个几年也该结婚了，阿强作为父亲也着急起儿子的“老婆本”。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除了平时正常工作外，还到自己村的一家工厂做点零工，兼职赚钱。可是这份工作经常需要加夜班，每每回家都比较晚，久而久之，妻子阿芬觉得阿强对自己是越来越冷淡了，也不爱和自己说话，不理不睬的，每次回到家就睡觉。

有天晚上，阿芬的嫂嫂告诉阿芬说阿强在外面有了，而且村子里都传开了。一石激起千层浪，阿芬当场气得差点晕了过去。阿芬是个急性子，纸包不住火。当晚，阿强下班回到家，阿芬就逮着机会质问他。阿强有口难辩，为了证明妻子的怀疑是错的，

自己是清白的，情急之下爬上窗户，想用跳楼来证明。阿芬见状急忙把阿强抱住，可对外面的谣言仍旧坚信不疑。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呢？”阿强跳楼不成，又拿起一条麻绳，打算上吊自杀。阿芬心里气愤归气愤，但是见丈夫要寻死那也不答应，她再次把绳子夺了过来。

“外面谣言都在传了，他如果外面没有小三，为什么就非要离婚呢？”法庭上，阿芬依然很激动，坚称阿强肯定有外遇。对于阿强跳楼、上吊的事情，阿芬也毫不隐瞒。

法官最终认为，阿芬没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阿强有外遇，阿强以死证明自己清白，阿芬多次阻止阿强寻死，说明双方感情并未真正破裂，最终劝慰他们还是好好过日子。(据《长江网》)

“一哭二闹三上吊”，男人受了冤枉也会搬出女人的戏法来。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丈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曾用这类极端的方式辩解。近日，慈溪法院浒山法庭认为这对夫妻双方感情没有真正破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